



藝術天地

趙志軍 (畫家、設計)

# 「匯聚」系列作品的源起

「匯聚」系列作品是我近年來潛心創作的一組作品。這組作品的創作起源頗有意趣，十多年前，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路過青海，當我佇立於沱沱河畔，感受到風從崑崙深處奔騰而來，挾裹着遠古的凜冽與肅穆，我的身體被吹得微微晃動。我感受到滄海桑田的靜默和震撼。那聲音並非人間的喧囂，倒像是編鐘在雲端深處撞擊，渾厚而悠遠，是來自時間與文明源頭的召喚。我眼前流淌的三江之源，是長江、黃河、瀾滄江的起源之處，浩渺的三江最初的水脈竟如此樸素，就像幾條銀絲線，在蒼茫大地上隨意蜿蜒、流瀉，沒有驚濤駭浪，卻蘊含了日後浩濤奔湧的無窮偉力。

我默默凝望，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的壯闊想像，於此竟成了一種具象的震撼，水汽氤氳裏，似乎能看見水流內部那不可見的力量。靜水流深，正沉默而固執地塑造着大地最初的肌理。面對這三江之源，我心中升起一種近乎朝聖般的肅穆。這水脈，如中華大地的脈，初萌如此靜默，如此微小，卻注定了要流淌成貫穿千年文明的不息血脈。我舉目四顧，莽莽崑崙，橫亘於天地之間，雪峰如凝固的巨浪，在日光下閃耀着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性光芒。崑崙，這座華夏民族精神坐標中的「萬山之祖」，其巍峨的輪廓，其被冰雪覆蓋的古老岩層，彷彿鐫刻着創世之初的密碼。我閉上眼，彷彿聽見遠古先民對崑崙的吟詠，從《山海經》裏那些瑰麗奇崛的敘述中穿透時空而來。這水與

山，這源頭與脊樑，如此緊密地纏繞在一起，不正是中華文明最古老、最宏大的意向嗎？水，滋養萬物，賦予生機；山，巍然屹立，界定秩序。二者在亘古的沉默中對話，形成一種無言的默契與平衡。

我感到自己正站在一個巨大謎題的核心之處，謎面是眼前這原始的水流與群山，謎底卻深埋於文明記憶的最深處。

這並非我生命裏第一次與匯聚的意象相逢。我從小在內蒙古草原長大，對草原有着磨滅不掉的記憶，在記憶深處，草原的暴雨如羯鼓驟起，猛烈敲打着戈壁。天地間一片混沌，灰濛濛的雨幕籠罩四野。然而當雨歇雲收，陽光重新刺破雲層，無數細小的溪流便如同大地的脈驟然甦醒，在焦渴的土地上奔湧、流淌、交匯。它們從高崗俯衝而下，在低窪處迅速匯集成明亮的水窪，繼而連成一片，閃爍着粼粼波光。年幼的我赤着腳，在泥濘與清涼的溪水中奔跑跳躍，追逐那些流動的銀線。

(待續)



●《天問·源》之三，90cm x 97cm，水墨設色。 作者畫作



舊夢難忘

沈西城

# 生命勇士

1985年夏天，朋友要搞一本周刊，性質跟娛樂周刊相異，以新聞為主題，類似《時代周刊》。朋友認為這種高品質雜誌，在香港應有一定銷路，目標一萬份，就可收支平衡。我聽了，認為可行，隨之着手籌備，網羅人才。

某日，朋友對我說：「想介紹一個人予你認識。」是誰？朋友說是朱維德（朱翁），「他的節目、文章你一定看過，我想請他負責新聞特稿。」朱翁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訪問TVB時已經認識，只是少來往，德高望重，當然不反對。

朋友約好朱翁在銅鑼灣三越的美心見面，下午3點鐘，我跟朋友匆匆趕去，朱翁已在座，身旁還有一個年輕人，看上去有點兒面熟。朱翁介紹說：「葉特生，我的同事，對新聞有深入了解。」我才想起來在熒光幕見過，一臉帥氣，天生明星相。相談融洽，愉快告別。那本周刊終於搞成了，名曰《天天周刊》，不知怎的，卻無緣跟葉特生、朱維德合作，我引以為憾。葉特生英俊不凡，很有學問，在TVB受到不少婦女歡迎。主持的《香港早晨》節目，收視率很高，天妒英才，正當事業漸趨高峯之際，1986年，忽地傳來噩耗——患上胃癌，無奈只好遵醫囑，做化療。可做了6次，太辛苦，只好放棄。那時候，連他自己也以為將會離開這個世界。換上意志薄弱的人，必會怨天尤人、消極沉淪。幸好葉特生沒有放棄，投身教會，信奉主，禱告自勵，終於神跡地康復。

1987年，葉特生離開了TVB，專事傳道，把自己抗癌經歷向同樣癌症病患者宣示，勸他們信奉主，勇敢地抗癌，而且還出了一本《一段出死入生的真實事蹟》。這本書我看了深受感動，面對殺人魔鬼——癌症，要對抗，真的不容易呀！可葉特生憑着堅持和信仰，終於得到最後勝利。

然而，2018年，他不幸又患上肝癌，來勢洶洶，連他自己也以為這次再沒有活命的可能，卻又奇跡地康復。有人稱葉特生是抗癌勇士，聽了心酸，試問在這世界上，有誰願意做抗癌勇士呢？面對癌症，信奉主，堅強迎抗，而獲得活命，像葉特生那樣幸運的，並不多有。「風雨飄搖苦難行/病痛纏身意不輕/身懷希望常明亮/同行扶手暖如燈」。病中相扶持，乃抗癌良藥。

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# 回想播音生涯的點滴

8月份和外子張文新到加國旅遊，並擔任加拿大中文電台暑期訓練班的義務導師，多倫多「超級新星訓練班」之後，便是溫哥華「後浪DJ演藝訓練班」，其中導師還有雷安娜、潘芳芳、潘煒強、莎菲寶等等，課程包括歌唱、舞蹈、配音、廣播歲月……

回想自己的播音生涯，最難忘1990年帶着重達10多磅的錄音機到溫哥華度假，到了謝賢、狄波拉的豪宅採訪，見到不足10歲調皮的謝霆鋒和可愛的謝婷婷。後來霆鋒加入了演藝圈，那次在錄音室訪問，他的劉海遮蓋了雙眼，我好奇地問見到我嗎？他露出了迷人的笑容，認真地答：「當然見到！」

實在，如果要數三位數十年來難忘的人物，第一位是林敏聰。2003年在沙士的陰霾下，林敏怡和林敏聰姐弟合作了一首為香港打氣的歌曲《齊心》，我約了他到電台接受訪問，忽然在錄音途中他站起來衝了出去，我等了10多分鐘他還沒回來，我四周尋找也沒有人見過他蹤影，他去了哪裏？我莫名其妙地不知等了多久，後來可有回來我也忘記了，但那無奈彷徨又搞笑的感覺至今未忘，那謎團也至今未解。

第二位就是當年的教育局副局長，現任的蔡若蓮局長，8年前母親節她答應了接受我的專訪……錄音當天的中午，秘書處來電說副局長未可到電台受訪，後來才從新聞得知剛發生了令人震驚痛心的事。最令我感動的是，下午副局長親自來電，告知原因並承諾日後補上……多年來都不敢追問。結果在去年9月開學日，我們終於完成了這個「七年之約」……局長在專訪最後的部分也坦然談及當年的事，

「我曾多次認真地告訴他，你不要做傻事，否則我不會原諒你！但，我現在要向他說，你可放心，媽媽現在活得很好。」局長的分享充滿了能量，也為同樣經歷的家庭帶來支持，原來努力可衝開黑暗安穩前行。

第三位就是要求安樂死的準體育老師鄧紹斌（斌仔）。他那封給董特首的信震動了整個香港，大家想盡方法去幫忙，購買藥物、輪椅、電腦等等。我想他一直遺憾未賺過1分錢報答父母養育之恩……我向他發出了邀請，請他為電台節目《開心日報》撰稿，並且請聽眾為新環節改名，未幾「斌向明天」登場，他開始接受電台的稿費，他釋懷了、出書了，也引起不少市民對長期臥床病人的關注，可惜多年前斌仔離世了，但他後來的燦爛笑容令我至今難忘。

在電台訓練班中，我分享了3個廣播心得：1) 感恩旁人，無論嗚呼或喝倒彩的人都是動力。2) 莫忘初心，珍惜播音途中他站起來衝了出去，我等了10多分鐘他還沒回來，我四周尋找也沒有人見過他蹤影，他去了哪裏？我莫名其妙地不知等了多久，後來可有回來我也忘記了，但那無奈彷徨又搞笑的感覺至今未忘，那謎團也至今未解。

好難做嗎？只有兩個字「盡做」！請各位後浪DJ加油！



●筆者獲「新時代傳媒集團」主席馮永發先生伉儷頒發紀念狀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若荷

# 春的印鑒

晨霧未散，微風從磚縫裏探出觸鬚，沿着被水潤濕的黎明緩緩滾動。北方的小城，寒意還在街道上徘徊，街角卻已飄來一絲若有若無的冷香。我循着香氣走去，牆根下的野草帶着水痕，一株老樹虬曲的枝椏間，掛着幾盞玉琢般的燈籠，原來，是玉蘭花開了，它們比往年早開了半個月。

記憶裏，玉蘭花總和清明的細雨相伴。30年前，烈士陵園的石階兩旁，那些素白的花在薄霧裏若隱若現，像先烈們未拆開的信箋，被春風掀開沉重的一角，露出永不褪色的墨痕，讓人看了，在心中湧起淡淡的憂傷。而眼前的這株早開的花樹，卻喚起了我另一番思緒，它讓我想起江南舊友寄來的明信片，煙雨迷濛的弄堂深處，玉蘭穿透粉牆黛瓦，把信寫在湛藍的天空。

「這玉蘭開得真早。」晨練的老者停下腳步。我抬起頭，看見枝頭的殘雪簌簌落下——原來是昨夜春寒，花瓣上凝結了一層薄霜。今早朝陽初升，霜雪化作了晶瑩的水珠，順着花瓣滴入泥土。暗褐色的凍土貪婪地吮吸着這小小的甘霖，蟄伏的草根在深處輕輕地顫動。

汶河兩岸的柳色濃了。前日還是朦朧的鵝黃，如今已成流動的翡翠。枝條垂入解凍的河水，攪碎了水面上的雲影。幾個孩子蹲在河邊，準備用柳枝編一副花環，嫩芽蹭過他們嫩嫩的臉頰，留下一枚淡綠的春痕。對岸的工地上，一片片柵欄露出的縫隙裏，一叢迎春花探出金黃的花朵，像一把把堅硬如鋼的小號，和吊塔的轟鳴聲

較勁，奏響春風裏的序曲。

幾尾錦鯉從河面上躍起，原來是風箏升入了雲層。沙燕風箏掠過柳林、山影，掠過附近的咖啡館和寫字樓，在玻璃幕牆上投下斜斜的剪影；蝴蝶風箏的金屬骨架折射着陽光，和黑色老鷹在扇動的氣流中驚險抗爭。遠處傳來孩子們的歡笑聲，他們追逐着斷線的風箏，成年人的運動鞋踏過共享單車的鈴聲，驚飛了一群在水泥地面上啄食散落食物的灰鴿。

金水河畔的薺菜長得正好。挎着竹籃的婦人彎着腰，鋒利的鐮刀在枯草間魚一樣游動。新挖的野菜帶着一股土腥氣，莖葉下露出白生生的切口，滲出的汁液讓人聯想到那些曾經歲月揉搓過的青苔。忽然，一隻野兔從灌木叢中竄出，驚飛了一隻喜鵲。那鳥兒不慌不忙，踱着方步躍上田埂，長長的尾翼在陽光下閃着幽藍的光澤，宛如執事牧師曳着的緞面法衣。

我去圖書館開會的時候，間隙出門，看見窗外的美人梅花又一樹一樹地開了。台下有人在偷看手機，台上老作家在傾情吟誦着自己創作的詩歌。可他沒在該停頓的地方停頓，長長的句子讓人聽得透不過氣來。一片粉色花瓣飄飛到他眼前的案几上，在他留意的那刻，竟然無形中充當了一回天然的標點。穿薄衫的學子們站在窗前，呵出的白氣凝在窗面結成水珠。透過朦朧的玻璃，整座城市都在春天微微蕩漾，彷彿浸泡在甜甜漸暖的美酒之中。

午後的田園最為熱鬧。老農手中的嫁接刀在枝條上靈巧地跳躍，他默默

把一片片接穗嫁接在一根根桃樹枝上，然後輕輕地綁牢，以便呵護刀割的傷口。遠處的暖棚裏，塑料棚頂已經褪到地面，番茄苗在明亮的陽光下進行光合作用；而在那地心的幽暗處，蚯蚓正拱開板結的土層，牠們的蠕動驚醒了沉睡着的紫雲英根莖。

我常駐足的那池春水，此刻在上演着微觀的春之劇。冰層消融處，子孓扭成翠綠的問號；水黽劃開油亮的鏡面，漣漪撞碎倒映的星星。兩隻色彩斑斕的野鴨浮在綠水的中央，牠們將脖頸交疊成一個心形，夕照裏的羽毛在水上泛着銅綠色的光澤。牠們始終保持着對影成雙的姿態，唯有橘黃色的蹼掌在水下輕輕划動。

當北斗七星完整地出現在夜空，我聽見衣櫃裏的棉衣發出窸窣聲。樟腦丸的氣味漸漸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不知從哪個縫隙鑽進來的杏花香。書桌上的墨硯涸開水痕，毛筆在宣紙上自顧自地遊走，等我回過神來，「春」字的最後一筆已經收鋒，窗外的棠梨花正把月光紡成銀絲，纏繞在潔白待放的梨花苞上。

此刻，南下的蜂群應該已經跨過了淮河，麥苗返青的平原掠過候鳥的情影。而在更北的地方，冰排撞擊的轟鳴正在河床深處醞釀。我摩挲着老城牆磚縫裏新生的脈芽，忽然意識到：原來每朵花都是春天的郵戳，每片新葉都是季節的印鑒。當所有春花的暗香漫過江南以北的山嶺，整個大地就像一張緩緩展開的畫卷，等待所有甦醒的生命落款題跋。



點滴

陳復生

鳳凰衛視香港台播映《麗花皇宮》舞台劇，一連兩天（周六及周日）在晚上10時的「難忘經典系列」裏選放，然後深夜、翌日再重播，對於「夜貓子」的媽媽和我來說，竟可一看再看三看……熟悉不過的劇情、歌曲與演員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懷念戲劇描寫的那個上世紀六七十年，細味歌者演員的熱誠專業，一個璀璨輝煌的時代，正是「經典」所在，讓人難忘難捨。

這齣於2001年在港首演的舞台劇，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香港話劇團原創的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當年由黃金組合杜國威（杜Sir）和高志森改編成為電影搬上銀幕，廣受歡迎，《麗花皇宮》可算是其續集。《春天》系列更多次翻拍成電視劇及舞台劇，在香港和內地上演，風靡一時。

記得當年在「UA金鐘」的影院內初賞電影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隨即購票同日再看，連續兩場重看同一部電影，這是破了我的平生看電影紀錄。蓋戲中人差不多全為影圈新臉孔，故製作成本不高，但對白精警，劇情緊湊，節奏明朗，每每引起觀眾歡笑聲，卻笑中有淚，扣人心弦而不煽情，言之有物而淺白，堪稱雅俗共賞之作——證明只要有好的劇本、導演和幕後班底，小本製作的電影也能成功，獲觀眾共鳴。



紅查館

查小欣

# 《白頭到老演唱會》

林子祥（阿Lam）與葉倩文（Sally）10月將於紅館開鑿，紅館檔期所限僅可開5場，預祝《白頭到老WE ARE ONE演唱會》成功。這是他們榮休之作，忙着排練歌仍夫妻檔來我YouTube Channel《紅查館》大爆30年夫妻相處之道，向來Cool的阿Lam更少有地健談。

巧合的是，阿Lam的兒子林德信（Alex）剛出世時推出《最愛》，我訪問阿Lam，當時我發高燒，攝氏38度，眨眼30多年了，今日他帶着Alex的囡囡林明，來做訪問前一天，阿Lam竟發高燒攝氏38度，別看Sally鬼妹性格，她竟懂得家傳的刮痧秘技，一夜間替阿Lam退燒，阿Lam搞笑道：「她報仇咁報！」

他們明年便結婚30年，恩愛如昔，又是舞台好拍檔，阿Lam外表看似是浪漫好情人，Sally卻笑口踢爆他們新婚的情人節，Sally等阿Lam送禮物，阿Lam沒表示，經Sally提醒，他才從雪櫃拿出雪糕插支蠟燭送給她，說開心日日都是情人節。原來阿Lam愛吃甜食，雪櫃常備雪糕。Sally則十分注重健康，平日隨身攜帶維他命及亞麻籽給阿Lam減低膽固醇。

# 經典重現

賞之作——證明只要有好的劇本、導演和幕後班底，小本製作的電影也能成功，獲觀眾共鳴。

其後，我們的電影公司創業作《海根》，也是出自杜Sir手筆，高志森導演牽線，簽了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初登銀幕的劉雅麗擔任女主角，剛離開無綫電視入影圈的劉青雲任男主角……

轉眼逾30年，往事歷歷在目，正如杜Sir在《麗花皇宮》劇終編寫的台詞：「人生就是經歷、不斷地經歷……只有堅持追求夢想……但每個角色也不知自己將來結局……世情變，人情在……」噫這台詞的竟恰巧是飾演劇中人（保叔）的好友黃霑兄和（寶習歌星）肥姐沈殿霞——故人已去，但情永在，「經典」重現，唏噓不盡！



●黃霑（右）和肥姐（右二）在《麗花皇宮》舞台劇的經典演出。 作者供圖

為何他倆要久違27年才再合體開騷，原來近年他倆都用很多時間照顧年邁父母，今次他們與主辦單位商討接近兩年，合約足有28頁紙，主力由Sally把關，這是他們榮休之作，事事執到正，每個細節力求精準。阿Lam看似慢條斯理，實則亦很注重細節，不同的是他放鬆晒來做，可以用不同方法去演繹，他覺得這樣可以創出新意。

夫妻倆擁有無數經典金曲，歌單編排理應很傷腦筋，他們打算將所有歌分成不同主題，並有可能晚晚換歌，入場觀眾有耳福了。他們的訪問共分3集播出，剛推出第一集，本周五（29日）播第二集，將有更多爆點。



●林子祥與葉倩文明年結婚30周年。 作者供圖



文公子手記

文公子

# 價低者得非鐵律

近日，為港島及部分離島的政府辦公室供應「鑫樂觀音山」樽裝飲用水的「鑫鼎鑫商貿有限公司」，被內地飲用水品牌樂百氏（廣東）舉報涉嫌侵權，向政府提供的是「冒牌」水。政府物流服務署隨即報警，不久即決定終止該公司之供水合約，涉案公司董事夫婦被捕，警方並通緝一名內地男子。其中61歲男子涉嫌向政府提供虛假標書，被控一項欺詐罪，已於8月19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。

事件揭發後，政府物流服務署已終止與涉事公司的所有合約，並根據合同條款追討相關損失。政府亦成立檢討政府採購機制專責小組，審視今次採購過程中存在的問題，例如是否存在流程漏洞、管理疏漏等。正如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陳嘉信指出，事件中懷疑有人以詐騙手段獲得合

約，物流署未能及時察覺潛在的造假成分，重申事件主體責任亦在物流署。

由於香港特區政府一直用本地品牌的辦公室樽裝飲用水，今次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內地品牌中標，所以一直引起傳媒關注；亦因此在事件發生之後，傳媒報道非常之踴躍，各界輿論亦譁然，網上甚至有人懷疑政府是否有人舞弊，令政府陷入輿論危機中。

今次明顯是有人有意詐騙政府，在標書中聲稱所提供的樽裝水，是內地飲用水品牌樂百氏的廣州分公司生產，並向該公司索取水質報告以取信於政府，同時以偏低價格入標而中選。取得合約後，則委託另一間位於東莞的水廠代工生產，付運時才貼上樂百氏生產的標籤，意圖魚目混珠。以文公子粗淺的法律常識，已經可以數到被告，除違反《商品說明條例》及對樂百

氏商標侵權外，亦涉及使用虛假文書及詐騙政府。

對於政府是否有人舞弊，相信有關當局自會調查，但文公子認為，香港公務員一向以清廉著稱，只是大家習慣跟隨指引工作，只會察看所需提交的文件是否全部齊全，價格是否最低，然後就批出合約。

據悉，今次中標公司除樽裝水外，還在提供勞務、化學品等幾個項目中標，可算是投標專家，完全明白遊戲規則，如果要在文件造假，又知道政府不可能每個標書都派出專人進行盡職審查或實地考察，就很容易有乘虛而入的機會。

然而，價低者得非就是審批的最大考慮標準？對於價格不合理地偏低的標書，政府日後是否應特別留意？並應作更詳細的審查，甚至作實地探訪，確認對方沒有「計錯數」或造假，才批出合約？